其泉音歸-io 韻，謀韻現在漳腔讀-oo，鹿港讀-io，台北的安溪腔多半讀-oo，惟三峽一位讀過「漢學仔」的老人說當讀爲[-ou]，和今安溪腔同。

《日台大辭典》（1907）在緒言第三欵第二節〈泉州及其類似之方言〉以羅馬字標示「謀」韻字的方音如下：

	泉州	廈門	漳
謀	beo	boo	boo
侯	heo	hoo	hoo
投	teo	too	too
母	beo	boo	boo
狗	keo	koo	koo
斗	teo	too	too
茂	beo	boo	boo
後	heo	hoo	hoo

※註《日台大辭典》的羅馬字系統以-o 表-oo，以-ou 表-o，所以上列-oo原標爲-o。

由上述資料可知：「謀」韻泉州音當讀-eo。

扣除ãm,ir,er,eo 四韻，那麼台灣普通腔在（1901）年時已是46韻，和現代台灣優勢音的音系差不多。

2. 辭典類

日據時代日本人編纂的辭典以總督府依一貫計劃所編的一系列台語辭典爲主，主其事者皆爲小川尚義。非總督府系統的只有台灣警察協會所出版的《台日新辭書》，主其事者爲東方孝義；日本物產合資支店發行的《日臺新辭典》，主其事者爲杉房之助。另台灣漢文研究會所編《公學校漢文自習字典》，主其事者爲許智貴，爲惟一台灣人主編的台語字典。茲按出版先後順序分述於下：

2.1 《日臺小字典》

上田萬年・小川尚義主編

明治三十一（1898）年12月13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發行。16開本，緒言2頁，正文628頁，附錄32開本8頁。共638頁。

依緒言所說，本字典共收2500個詞條。日語與台語對譯。日語部份爲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學士上田萬年主編，台語對譯部份爲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士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員小川尚義主編。上田萬年實即小川尚義的學士論文指導教授，並且也是小川尚義渡台服務於學務部的介紹人。小川尚義渡台的目的就是主編台語字典，他的第一部《日台小字典》由上田萬年選詞，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

小川尚義的助手有㠯山愼吾、邱龍國、潘濟堂助其完稿；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吉島俊明校正，並經台灣總督府學務顧問伊澤修二取舍裁定。

本書所採用的方音以漳州音爲主應即芝山巖附近的士林腔。假名音標採用的是《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1896）的舊法式。

2.2 《日臺新辭典》

杉房之助編

明治三十七（1904）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日本物產合資會社支店發行。25開本，〈台灣語發音例〉16頁；音標索引（例）6頁，正文616頁；「國語」索引（例）2+136頁。台北古亭書屋有翻印本。

本書雖名爲《日臺新辭典》，但正文以台語詞條附日語注釋，後附日語索引，從體例上看，其實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台日新辭典》。所謂「新」辭典，可能是相對於《日台小字典》而言。

編者杉房之助出生於日本高知縣，1896年12月15日抵台。1896年伊澤上京招幕「第二回總督府講習員」錄取的甲種學員④，畢業後入台灣總督府學務部任編修書記，從事編輯台語辭典，是小川尙義編修官之下的主要助手之一。明治三十六年（1903）奉命休職。明治四十一（1908）死於東京。⑤

杉著作甚勤，曾著《日台會話編》（1899）、《日台會話大全》（1902）、《會話參考台灣名詞集附台灣料理法》（1903），1904年著本書之後即不再見有著述。

本書前附〈台灣語發音例〉是所有台語字典中，第一本詳細的台語發音說明，由此可以得知當時台北市的發音。假名標音法式已採用《訂正台灣十五音與字母詳解》（1901），並採用廈門音爲標準。

本書出版在《台日大辭典》（1931）之前，是日據時代第一部台日辭典，和《日台大辭典》可以合爲日據時代早期台語的重要文獻。爲考究未受日語影響之前的台語不可或缺的史料。

2.3 《日臺大辭典》

小川尙義主編

明治四十（1907）年3月30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發行，〈緒言〉212頁；〈台灣語之發音〉說明18頁；凡例7頁；目次1頁；正文1183頁；〈引日臺字音便覽〉66頁；〈百家姓〉4頁；〈台灣地名〉10頁；〈舊台灣度量衡附貨幣、時間〉4頁；〈本書編纂之顚末〉4頁；另前附伊藤博文「意因言通，言因文傳」題字；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序4頁；〈台灣語數詞比較表〉2頁；彩色〈台灣言語分布圖〉1張；後附〈親族表〉1大張；正誤表1頁。共1507頁。

本書是總督府學務課從蒐集資料，逐詞詢問，到全部完稿前後費時九年八個月（1896年3月至1905年11月），初時由學務部編纂課長神津仙三郎親自將麥嘉湖的《廈英辭典》譯爲日文，1897年8月譯到一半時突因腸加答兒逝去。時小川正編纂《日台小字典》，1898年春完稿，始接手編《日臺大辭典》，1905年11月全部完稿，1906年4月付印，1907年3月30日終於正式出版。

參與本典編纂的，日本人除神津仙三郎氏之外，還有編修囑託加部巖夫、澤登嘉幸，編修書記中堂謙吉、杉房之助、平澤平七諸氏，台灣人囑託（所謂「囑託」即非編制內的專案臨時雇員）有潘濟堂、雇員白陳發、蔡啓華、莊長命諸氏，幫助選詞、排列、對譯之事。其中以平澤平七出力最多。

卷首所附〈台灣言語分布圖〉是第一張台灣語言分佈圖，也可以說明是最詳細、最近於實況的語言地圖，至今發表的台灣語

言地圖，約近十張之多，沒有一張能趕得上本圖的水準。

〈緒言〉 212頁是第一部有閩南語音韻學、方言學的學術著作。分三款，第一款〈南部福建語之特徵〉，探討閩南語音韻上的特徵；第二款〈讀書音與俗音〉，探討文白異讀的關係；第三款〈南部福建語之方言〉，探討閩南語內部方言差。

這篇〈緒言〉顯示小川尙義的語言學成就。通日據時代的台語著作多半是實用性的、語料性的；研究性的、分析性的學術著作有如鳳毛麟角，這篇長達 212頁的緒言，則全篇是學術性的分析研究，表現日據時代汗牛充棟的台語文獻背後，深厚的語言學基礎。

小川〈緒言〉第一款著作的目的是在顯示閩南語在漢語史上及漢語方言上的地位。他引用了當時可得的羅馬字方言記音，和《韻鏡》的三十六字母、十六轉、四等、開合、四聲——作比較，並一一擬出《韻鏡》音系的中古音，所擬的音和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四冊）極爲接近。最大的差別是小川把知系的舌上音擬如梵文的舌尖裏捲舌音。比較的方言材料包括廈門、泉州、漳州、汕頭、福州、客語、廣州、上海、溫州、寧波、南京、北京、朝鮮、安南及日本漢字、吳音，南方音比較材料的比率，比高著還多。高氏多出的是十四個官話方言。

在比較說明中，如漳泉與廈門不同時亦隨時指出。最後列出各方言與韻鏡音系比較表。計有〈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擬出的中古聲母系統）、〈語頭音（聲母）比較表〉、〈語尾音（韻尾）比較表〉、〈韻音（206韻）比較表〉。

第二款分析閩南語，文白異讀，互作比較，並與福州、汕頭客語作比較。第三款敘述閩南語漳州音、泉州音內部方言差。這些敘述印證現代方言資料均無錯誤。小川未說明資料來源，從其內容大體已出現於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873），想是參考杜嘉德的著作，加上一些自己的調查資料。

接著〈台灣語之發音〉，詳細介紹台灣閩南語的音韻系統及假名標示法。其次介紹音便（連音變化）及轉調（變調）、輕聲。在聲調的描寫方法上比杜嘉德進步許多，他用三調階掌握閩南語聲調，比起後來流行以五調階制描寫的更合理，頗值得今人加以重視。

回想1907年當時的漢語語言學，高本漢、劉復、趙元任等人所帶來的現代語言學的科學研究尙未萌芽，日本漢學界及西方傳教士的漢學研究尙停留在傳統漢學或實用漢學的漢語研究階段，我們就知道小川尙義的閩南語研究其實已經走在時代的先鋒，只可惜台灣這個小島，無論對日本而言或對中國而言，都只是偏遠的邊疆，他的研究成果遂未受到很大重視，亦未能開現代漢語語言學的風氣，著實令人扼腕。（詳參洪惟仁1994〈小川尙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尙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

正文所收閩南語譯語雖在蒐集資料的初期翻譯了閩南語字典，如麥嘉湖的《英廈辭典》（1883）及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873），但在對譯的過程中均一一詢問台灣人助手，因此本書的閩南語譯語可視爲當時台灣閩南語的實錄，我們若拿來和現代台語比較，立即可以看出近一個世紀以來台灣閩南語詞彙上的演

變軌跡。

後附〈日臺字音便覽〉羅列漢字的日語吳音、漢音、俗音及閩南語廈門、漳州的文白異讀，是閩南語漢字音讀的重要史料。只可惜未能列出泉州音，否則價值當更高。

2.4 《日臺小辭典》

小川尚義主編

明治四十一（1908）年3月24日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發行。〈序〉2頁；〈凡例〉5頁；〈百家姓〉9頁；〈台灣地名〉26頁；正文1010頁；正誤表2頁，共1054頁。寬9.5cm×高17cm。

這是《日臺大辭典》的袖珍本。小川尚義在序裏說：

余曩承台灣總督府之命編纂《日臺大辭典》，世人病其浩瀚，希望更爲簡約者，總督府乃令予作此簡約之物，命書肆刻爲袖珍本。

由此可知，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之發行本書實出於台灣總督府之命。

2.5 《公學校漢文自習辭典》

台灣漢文研究會編

大正十三（1924）年3月10日台北宏文社出版。

共249頁。

此書未見，引自吳守禮《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第四節〈台灣方言文獻總志〉 P.109。原注云：「台（漳泉）語日語對照。」

2.6 《日語便覽》

石井重三編

昭和二（1927）年10月25日編者發行，發賣所台北新高堂書局。正文533頁，自序1頁，〈總目〉1—4頁，〈日語便覽全畫順序檢字〉4-16頁，連扉頁共55頁。

序言說明本書編纂旨趣是因爲日文與漢文同用漢字，即所謂「同文」，爲了「國語普及」，「同化親善」最便利的莫過於透過漢字以充份溝通意見。

因此本書以漢字爲條目，下注以假名，其次日語解釋文儘量使用漢語，未附閩南語漢字。釋文以假名逐字注音，可惜閩年語釋文只有漢字，無注音。

石井重三的來歷不明，與總督府的台語研究者似乎都沒有關係，大概是民間熱心的台語研究者。書末云「本書乃未學利用業務餘暇編成，甘受杜撰椎輪之譏，今後一、二年將專事於改訂、增補，敬希不吝指正。」不過後來似乎並沒有補正版問世，大概本書品質拙劣，銷路不好，不了了之了。

2.7 《臺日新辭書》

東方孝義編

昭和六（1931）年7月10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內台灣警察協會發行。25開（橫15.5cm×22.5cm），序10頁；〈緒言〉及〈台灣語之發音〉〈凡例〉39頁，正文 967頁，日文

索引352頁；正誤表13頁。共1381頁。

作者東方孝義，大正二（1913）年渡台任警察，大正七（1918）年轉台灣總督府通譯，大正十二（1923）年任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昭和二（1927）年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曾住過嘉義、臺南、台北、台中。

此書爲作者在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服務時所完成。他另外著有台語教科書《台灣語の學び方》（1926）、《語學試驗問題並解答集》（1935與鷲巢敦哉合編）、《台灣習俗》（1942）。

依自序〈本書編著に就て〉，作者自渡台任警察職，即有志於蒐集台灣民俗資料，以期深入了解台灣民心，但欲了解台灣民俗，不能不先了解台灣話，於是參考前人辭書如《日台小辭典》、杉房之助的《日臺新辭典》等，將自己所蒐集到的台灣話資料整理成辭書式，作爲自己的筆記，這是本書編纂的第一期事業，時間在1918年轉調總督府法院之後。其後因轉任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受練習生慫恿，乃重新起稿修訂，進行第二期事業，爾後受岩崎敬太郎指教，精益求精，終於昭和五（1930）年三月完稿。

本書完稿之後，作者原擬自費出版，奈因出版費太貴，無力負擔，乃將原稿贈送總督府內的台灣警察協會，經警務課長木原圓氏贊同援助，協會商議結果，同意出版。次年七月正式發行。

由緒文所提供的資料可知，東方孝義與學務課完全無關，他編纂本書可以說是完全獨力完成的。在他之前，獨力編纂字典的有杉房之助，杉曾任學務課編修書記，無疑地接受過小川尙義的指導。東方則一開始便在警察官與司獄官界服務，他在斯界的地位正如小川尙義在學務課的地位相當，只差小川研究台語是專業的，東方研究台語則是業餘的。

東方所完成的這本辭書雖然在規模上遠不及《台日大辭典》，在份量上比《台日小辭典》也只大一點而已，但《台日小辭典》只是《台日大辭典》的節錄，內容完全不超出《大辭典》的範圍，但《台日新辭書》和《台日大辭典》在系統上完全不相干，因此他的假名標音方式、編法、內容都跟《台日大辭典》不盡相同，易言之，大同之中略有小異，茲略舉其差異點如下：

(a) 假名標音法不同者多在漳泉特殊方音，至於廈門音大體相同。相異之處有：

	台日大辭典	台日新辭書	例字
eN	エェ°	ヱ°	嬰（漳）
ioN	イオ°	イヲ°	羊（漳）
iriN	ウイ°	ウヰ°	閑（泉）

奇怪的是他只收了上面兩個漳州音，和一個很罕得聽到的泉州音，至於漳州其他方音、泉州音最具代表性的—i （豬、魚）、 （袋、火）之類音，只在〈緒言〉中用羅馬字標音介紹，並沒有爲它們設計符號，也不收入字典中，這就不免令人感到體例不一了。

(b)《台日大辭典》是按實際聲母編排，如ハ行排完了再排バ行、パ行；《台日新辭書》則ハ行、バ行、パ行混在一起，完全按照假名五十音圖排例。其他濁音也是一樣。

(c)《台日新辭書》和《台日大辭典》幾乎同時出版、編纂時互不參考，因此內容上完全不重疊，所舉的例句完全不同；《

大辭典》收辭遠多於《新辭書》，但個別辭的註釋，《新辭書》往往較詳細；最重要的是，《台日大辭典》因爲是以翻譯麥嘉湖《英廈辭典》、杜嘉德《廈英大辭典》爲基本材料，故其內容可能摻入一些台灣不普遍的說法，但《新辭書》完全是作者對台灣話的蒐錄，聽到什麼就記下什麼，因此他所蒐集到的應當較可相信是當時台灣的口語。

《大辭典》蒐集的範圍只限於台北地區、南部音或南部詞彙便多所漏略。東方孝義曾住過嘉義、台南、台中、台北，因此《新辭書》收入許多南部方言詞。如蕃茄（トマト），南部說【柑仔蜜kam^{1}a^{2}bit^{8}】，《新辭書》收了這個詞，注：トマト，《大辭典》也收了這個詞，卻注爲阿仙藥或ガンビール（染料或摻入檳榔內用以咀嚼的收斂劑或清涼劑原料）。北部「蕃茄」多半說【臭柿仔tshau^{3}khi^{7}a^{2}】，《大辭典》收了這個辭，注：トマト。而《新辭書》卻不收。

由此可見，《台日新辭書》雖亦以廈門音爲標準音，但在詞彙上則完全是台灣的，並以南部方言詞彙爲主。

由這些觀點來看《台日新辭書》，可以說是總督府學務課系統以外的台語研究界最優秀的異軍。它是日據時代所編的辭典中唯一能夠大大補充《台日大辭典》的小辭典。我們應該給予高評價。

本書正文1320頁，其中966頁是《台日辭典》本文，969頁以後是〈附錄　國（日）語引台灣語〉。在這一點上頗類杉房之助的《日台新辭典》。

2.8 《臺日大辭典》

小川尚義主編

上册昭和六（1931）年三月十日、下册昭和七（1932）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16開本、序1頁；凡例2頁；〈台灣語之發音〉10頁；索引表2頁；正文上册876頁，下册104-3頁共996頁。1970年代古亭書屋翻印。

本書是台灣總督府總務局學務課所編的第一部台日辭典。在此之前，所編的都是日台辭典，只有民間才編台日辭典。總督府總務局長人見次郎在昭和五（1930）年九月的序上說：「相對於日台附譯（辭典），需要台日對譯（辭典），恰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於是日臺大辭典刊行之後，立即著手編纂台日大辭典。經二十餘年來之調查研鑽（按自1907年發行《日台大辭典》至今1930年已23年），終告完成，公刊於茲。」

本書作者，依凡例說：

本書之編修，以元總督府編修官，現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總督府囑託小川尚義爲主任。其第一事業材料蒐集及譯語由元編修書記平澤平七擔當之，雇員潘濟堂、蔡啓華、陳清輝輔助之。第二期事業材料追加、譯語精選及語原調查由囑託岩崎敬太郎擔當之，雇員陳清輝、杜天賜、江心慈、黃銘銖輔助之。

另外，在專門用語方面也有專家參與。凡例又說：

譯語之中，關於動物、礦物委托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堀川安市、植物方面委托新竹州地方技師島田彌市、藥物疾病方面委托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杜聰明（按即高雄醫學院

創辦人）調查、採錄。

由此可見，《台日大辭典》和《日台大辭典》是台灣總督府運用政府財力、人力、動員所有能動員的人才所編纂而成的兩部台語大辭典雙璧。

全書共1043頁，共收九萬餘台語詞，日語對譯相當準確。

發音以廈門音爲標準，凡例說：「這是因爲廈門音介於漳州音、泉州音之間，兼有兩者特質。」但這不應當成爲標準音的依據，台灣稍微偏漳的優勢腔也同樣是介於二腔之間，何以從未受到重視，這是因爲這個漳泉混合的優勢腔在當時尚未成形，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廈門可能因爲通商口岸造成的商業中心地位，連帶地使廈門腔成爲漳泉人公認的代表方言，因此西方傳教士、日本統治者都紛紛改採廈門腔爲標準。

雖然如此，本書仍儘量採錄漳、泉各地方言、以及當代的台灣話。依凡例所舉，有泉州、安溪、同安、長泰、灌口、漳州、漳浦等方言，另收入來自日語的及新創的新詞。

關於語詞的詞色（情感色彩）或語用場合也有注明。

比如文言詞彙，只用於某個階層，不用於口語的，注爲〔文〕表示「文語」；開玩笑的話注爲（戲），表示「戲言」；下流粗野的話注爲（卑），表示「卑語」；罵人的話注明（罵），表示「罵語」。

《台日大辭典》是除《荷華文語類參》（1884）之外，最大最詳細的一部閩南語辭典。它的價值可以略舉如下：

(a) 它豐富地蒐集了台灣閩南語的口語詞彙，也適量蒐集了

一些文言詞彙。是有史以來最詳備的口語辭典。其漏收的詞彙包括罕用詞、專業詞、或南部方言詞。

(b) 它雖以廈門音爲標準音，但漳、泉各地方音也儘量蒐羅，尤其是泉州音蒐集得相當多。其所蒐集的漳、泉音不是指閩南的漳州音、泉州音，而是台灣保存的漳、泉音。大辭典中所記載的方音，大多至今尚可在方言中聽到，至於已在台灣消失的方音，在本書中便不收錄。比如：

1.漳州-ee:e，假開二的字都讀-ee，《日台大辭典》（1907）在緒言中〈漳州語及其類似方言〉章中提到過，但在同書〈日台字音便覽〉中卻都記爲e，可見當時-ee音已成罕用音。但到《台日大辭典》編纂時代，不但不收入辭典中，連在〈台灣語之發音〉章中說明一下都沒有，顯示在當時-ee音已完全消失了。

2.《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1901）記錄了一些泉州方音，如「謀」韻（鉤、斗、母、后），和「腰」（-io）、「烏」(-oo）都不同音，依《日台大辭典》〈泉州語及其類似方言〉一節的記錄，泉州音讀-eo，在《台日大辭典》中全部記爲-io；又《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收了泉州「箴」韻字（如sm：人參），現代鹿港腔也唸sm，北部泉州腔多讀 sim，《台日大辭典》不收sm這個泉州音，只收sim與som二音。

由此可見，《台日大辭典》所記錄的是編纂當時台灣北部閩南語的實際語言。儘管台灣語音在變化，小川眼睜睜地看著變化，但是小川仍然嚴守著描寫語言學的原則，把那已成死音的語音排除在辭典之外。

總之，面對這樣一本內容包羅萬象、厚達1916頁，純粹活語

言記錄的台語辭典，我們不禁對編者的學術精神、毅力，寄予無限的敬佩。

2.9 《台日小辭典》

台灣總督府編

昭和七（1932）年十一月二十日台灣總督府發行。32開本，凡例8頁，索引表6頁，正文1238頁，正誤表3頁。共計1255頁。

正如《日臺大辭典》出版後，立即於次年出版《日臺小辭典》，台灣總督府於1931年出版《臺日大辭典》之後，翌1932年底即出版了這本《台日小辭典》。

本書沒有緒言，沒有編者的話，但它的內容並未超出《台日大辭典》。依凡例說，這本小辭典「收錄了二萬餘詞」，都是從《台日大辭典》中摘錄常用詞彙所編成的，因此可以想像其編纂者，也應該是《台日大辭典》的原班人馬。

2.10 《新訂日台大辭典》（上卷）

小川尚義主編

昭和十三（1938）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16開本，伊藤博文「意因言通言因文傳」橫額一張，後藤新平《日台大辭典》原序2頁；《新訂日台大辭典序》2頁，凡例10頁；正文1132頁，共計1146頁（橫額不計）。

本書是台灣總督府《日台大辭典》（1907）的改訂本新序說：

「本書始刊於明治四十（1907）年三月，是有關台灣語唯一之學術性辭書，其價值世所公認，又以其實用大行於世。然今已絕版，府內無存書，而世之求書者不絕，要求再版。但出版以來已經三十年，時勢卓然進步，由今觀之，書中收錄四萬二千餘詞，顯然甚感不足，抑且對譯中必須修正之處不少，不能不改訂增補再版。」

於是由昭和八（1933）年四月起，即《台日小辭典》出版後不到半年，便開始著手編纂《新訂日台大辭典》。直到上卷出版的1938年，歷經五年工夫，採收日語辭十萬六千餘條，施以適正之對譯，先整理ア至シ五萬五百餘條，編爲上卷出版。

1938年正是中日大戰方酣之時，皇民化運動已實施了一年，也許爲了時勢所迫，《新訂日台大辭典》下卷一直未能出版，1945年日本戰敗，下卷原稿亦不知去向。

參與改訂的，仍以「元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現台灣總督府囑託小川尚義爲首班」，助理有《台日新辭書》（1931）作者東方孝義，當時已從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轉台灣總督府法院通譯兼台灣總督府囑託，元總督府雇員現任台灣總督府囑託黃銘錛、宮川重三郎，雇員李孝全、楊仁藩，故台灣總督府屬岩崎敬太郎。

以上八部閩南語辭典是日據時代閩南語辭典的全部。因爲東方孝義後來入總督府任囑託，參與編纂《新訂日台大辭典》，所以儘管早期編纂《台日新辭書》是獨力完成，但到頭來還是跟總督府學務課發生關係，這一來就變成除石川重三外，日據時代所

有台語辭典的日人編者都是總督府學務課官員了。

2.11 《廣東語辭典》

台灣總督府編

昭和七（1932）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

橫9cmx縱17cm袖珍本。凡例5頁，目次1頁，正文1554頁；正誤表2頁，共1562頁。1986年1月台北南天書局影印。

這是一本袖珍型的日客對譯辭典。所收日語詞二萬五千條，施以簡單的客語對譯，有例句的不多，大約只佔十五分之一，其餘都只有單詞譯語。

客語對譯詞逐字注音，語音採四縣的鎮平縣方音爲標準。所用假名符號模倣閩南語標示法稍加改良。閩南語的聲調符號被當成一種調值符號加以沿用。

凡例中沒有提到編纂經過，也沒有提起編者姓名，因此在沒有進一步史料之前，無法知道。

總督府非常重視閩南語的研究，對客家話的研究雖也有做了一些，卻相對地少得太多。在客語辭典方面，筆者所見的只有這一部。

日據時代還有兩本可以歸入辭典類的特殊名詞典，即：

2.12 《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第三次臨時台灣户口調查）職業名字彙》

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編

大正十一（1922）年十月二十三日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發行。16開本，凡例4頁，〈第一編分類引〉237頁；〈第二編イロハ引〉204頁，〈第三編字畫引〉300頁。共745頁。

這是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依第一次台灣國勢調查（第三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的結果，所彙編的職業名詞典。每一種職業都附上日語台語的對照，然後加以分類：大分類（款）、中分類（項）、小分類（目），編爲第一編；其次按日本假名編成索引，是爲第二編，按漢字筆劃編成索引，是爲第三編。各編均附日台名對照，可以自成單元，是大正十一（1922）年當時台灣職業名總彙。依當時分類，共10款、41項、 260目，比傳統所謂360行少100行。但每一目底下還有細目，總計所有職業名9942個，比起大正四年所作的「第二回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結果的7558個還多2384個，顯示時代在進步，職業名稱也在繁增。比起傳統360行就多太多了。

本書台語對譯由台灣總督府囑託平澤平七擔當。平澤平七是小川尚義編《日台大辭典》最得力的助手。

2.13 《台灣植物名彙》

佐佐木舜一編

昭和三（1928）年十月三十一日台灣博物學會發行。有兩種版本，一爲25開本，一爲32開本，目次1頁；序及凡例、參考書目28頁，〈台灣植物自然分科綱目一覽表〉8頁

；正文、〈學名索引〉、〈和名索引〉、〈台灣方言索引〉、〈漢字索引〉562頁，全書共600頁。

作者佐佐木舜一是台灣博物學會幹事、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調查係係長。編成本書前親身參與台灣島植物研究調查二十年，對台灣所產植物有非常深入的見解，因鑑於學界之需要，乃繼川上瀧彌《台灣植物目錄》（1900）、早田博士（Hayata ,B.）"General Index to the Flora of Formosa"（1916）之後，參考學界新發現的事實，著爲本書。

本書之所以能夠分類爲台語辭典，是因爲作者不止關心植物學上的學名，日文名，並特別關心土名，即台灣各種土著民族的原名，包括閩南語、客語、山地各族語。山地各族名稱均標示族名，閩南語名稱往往有一物多名，故儘量列出，著作態度相當嚴謹。

當然由於調查層面不夠廣，漏略之處難免，比如蔣草、煮飯花、播田花……，許多筆者所知的植物名在這本名彙都找不到。

關於閩南語名稱，不但用了漢字，並羅馬字逐字注音，正確的說，應該是用教會羅馬字記音，注上漢字。日據時代的台語文獻幾乎一律用假名注音，佐佐木這本名彙一反過去，全部採用羅馬字，即連日語也用羅馬字拼音，這大概是爲了和西文並列方便起見。

佐佐木在凡例上說：

和名之後插入本島語即福建語及廣東語。本島人所使用的植物名稱，凡出現於可信賴的本島植物相關文獻者悉數收錄，其發音並據甘爲霖《廈門音新字典》（1924）及張洪南氏編

《台灣羅馬白話字自修書》（1922），托同事謝阿才氏一一注音，以便通覽。又廣東語（客語）因未全部調查，無法全部收錄，僅據數種名著請同事黃紹霖氏注上發音，以便查閱。前者用羅馬字體，後者用意大利字體。發音之後插入漢字。漢字便於爲文，羅馬字表發音即語言，以便於記憶、記錄。

2.14 《台灣主要樹木方言集》

台灣山林會編

昭和十年（1935）十二月編者出版。寬9.8cm×高16.8cm袖珍本。序1頁，凡例2頁，目次1頁，正文1～167頁，和名索引169～179頁，方言（漢字）索引180～193頁，方言（高砂族）索引 214～226頁，學各索引1-11頁，全書共241頁。

序云台灣地形複雜，中央山脈高山聳立，植物由熱帶而暖、溫、寒帶成垂直分佈，加上陽光充足、雨量豐富，植物生長極爲旺盛，但人種複雜，「方言」極多，植物各異其名，爲利林政事務、造林、砍伐及其他林業關係者方便，蒐集本島主要樹木之「方言」名與和名及學名相對照，著爲本書。而指導其事者爲總督府技手佐佐木舜一。

由此可知，本書實爲佐佐木舜一編《臺灣植物名彙》的重編，但前書蒐集所有植物名稱，本書則只蒐集主要樹林名稱。前者用羅馬字標音。本書只用假名標音。

最重要的不同是，前者雖蒐集「方言」異名，畢竟只是附帶的工作，本書對每一種主要樹木，附上閩南彰州音、泉州音、廣

東（客語）音，以及泰雅語、塞夏語、布農語、，曹語、排灣語、阿美語、卑南語、雅美語八種南島語的異名，是研究台灣樹木名稱最寶貴的文獻，對植物名稱的借用及借用的原理提供了寶貴的語料。

3. 語典類

語典指蒐集成句語料的辭書，日據時代的語典，依作者所知都是諺語典。茲列述於下：

3.1 《日臺俚諺詳解》

片岡巖著

大正三（1913）年九月十日

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內台灣語研究會發行。序10頁；例言3頁；索引6頁；正文276頁；共計295頁。

本書作者是台南地方法院通譯，依序上說，片岡巖利用餘暇，蒐集台灣民間流行的故事、譬喻、俚諺、隱語，十餘年間得二千餘句，譯爲日語，後附日本俚諺，編爲《日臺俚諺詳解》。因此本書分爲三部門：即〈日臺對譯門〉、〈臺日對譯門〉；〈母國俚諺門〉，前附台灣總督府法院判官台南地方法院長藤井乾助題字；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官長朽木義春序；台灣總督府法院通譯澤谷太郎題刻，片岡巖自序及例言、索引，由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的台灣語研究會發行。

大正十（1921）年二月十日片岡巖又發表《台灣風俗誌》（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1184頁），本書部份內容收入該書第八集，

〈日臺對譯門〉收入其第一章（529頁—610頁），〈臺日對譯門〉收入第二章（691頁—722頁），內容完全相同。

本書著作態度不甚嚴謹，注音錯誤甚多，又不注聲調。解釋也不太正確。即連所收的俚諺都有許多錯誤。

3.2 《台灣俚諺集覽》

平澤平七主編

大正三（1914）年五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

25開本。序2頁；凡例及目次6頁、正文620頁；索引213頁；正誤表5頁，共846頁。

這是總督府所出唯一的一本俚諺典。依凡例所云，「本書收泉、漳俚諺四千三百餘條」，施以日文解釋。書中將台灣俚諺分爲天文、地理、神佛、命運、國家、人倫、道德、人、身體、衣食住及器用、職業、學事、言語、禽類、獸類、蟲類、魚介類、草金石、事物、雜共十六類，分別輯爲十六篇：每句台諺均於漢字旁逐字注音，書末又按注音假名五十音順序編爲索引。

依凡例所云：「本書的編纂以編修書記平澤平七主其事，本島人蔡啓華、潘濟堂、陳清輝輔助之，編修官小川尚義校閱之。」差不多是《日臺大辭典》和《台日大辭典》的原班人馬，亦即是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那一批專事編修台語辭典的編修官（書記）及雇員。差別的是，小川尚義所有台語辭典都擔任主編，這一本只擔任校閱，而由平澤平七擔任主編。

比起片岡巖的《日臺俚諺詳解》，本書在量上增加一倍，在質上也好上一倍，無論是注音的準確、解釋的恰當，或編輯態度